观点扫描



流量终会散，规则不能松。把每一次规范执法变成常态，把每一个路口都守成文明窗口——这，正是上海交警的“真功夫”。

交警的“真功夫”不只在热搜上

一段执法视频，点赞量很快达到数百万，00后交警许逸超一夜之间被推到了镜头前。

这段视频中，许逸超深夜在新闸路镇宁路口执勤，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，车上是两名泰国游客。他上前拦停后，对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“我们，外国人”。许逸超随即丝滑切换英文，讲解法规、说明风险、作出警告，全程自然且有分寸。在网友留言里，有人为他的口语流畅不生硬而点赞，有人认为他既守住了法规，也没有让游客难堪。

许逸超的走红不是偶然。他所在的延安华山岗组，4名成员都是00后，也都接受过涉外执法训练。英文执法在上海交警队伍里，正在从个别民警的“特长”变成更多人的岗位能力。这，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趋势。

而要看交警的真功夫，不能只在热搜上看，更要看其能否在更多路口保持同样规范妥帖的处置：遇到外籍游客能沟通，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能稳住，处理严重违法时不退让，面对轻微初犯时不失温度。英文执法走红本身不是目标，更重要的是让市民在点赞关注的同时，增加对城市交通法规的理性认知、对良好交通秩序的维护意愿。

精细化治理不是越严越好，也不是一味顾及“人情”，关键是要把法条讲透、把人说服、把秩序守牢。流量终会散，规则不能松。把每一次规范执法变成常态，把每一个路口都守成文明窗口——这，正是上海交警的“真功夫”。

方翔 来源：新民晚报



用情绪化的方式，把大众和某个圈层强行对立起来，这的确能博关注，但对于艺术，我们不能非黑即白，简单站队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被排挤了吗？

最近，第39届电影金鸡奖在厦门颁奖。观众熟悉的几部热片各有斩获，《南京照相馆》获最佳故事片奖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获评委会特别奖和最佳编剧奖，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获最佳动画片奖，而最佳导演奖则给了冷门影片《密档》的导演郑大圣。

很多人因为没看过，所以不理解这个奖颁发的理由，加之郑大圣起身领奖时，现场不少电影人起身向他祝贺，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主创领奖，镜头扫过时台下气氛比较平静，于是有人就脑补出该片导演蓝鸿春被影视圈排挤的剧情，甚至出现“金鸡奖公然和观众过不去”等言论。

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票房高达20亿，却没有获得最佳导演奖，《密档》票房仅2000多万，说明其导演水平不行，能获奖是因为电影圈偏袒出身世家的“自己人”。用情绪化的方式，把大众和某个圈层强行对立起来，这的确能博关注，但对于艺术，我们不能非黑即白，简单站队。

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项是百花奖，观众评奖是它的特点。而之所以后来要再设一个金鸡奖，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，对于艺术的评价，仅有观众这一个维度还不足够，应该体现出电影专业人员的艺术取向。

专家看法往往会与大众眼光有差异，但这不意味对立，更不是专业对大众的“鄙夷”。在大多数人审美趋同的时候，总要有一些人去探索更独特的味道。而这些探索初期大多得不到市场认可，设立专门的奖项予以鼓励，能够支持他们走下去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确是一部优秀电影，金鸡奖给予其两个奖项，已足见对新锐导演的认可。而《密档》作为抗战题材电影，没有表现炮火厮杀，却选择了一个很独特的呈现角度。影片胜在氛围营造、技巧新颖，也因其缺乏“爆点”，所以观众接受度比较低，专业人士则普遍评价较高。给这样一部影片授予最佳导演奖，鼓励其艺术探索，符合设立金鸡奖的初衷和导向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总有人通过割裂语境、断章取义、嫁接拼凑等方式，歪曲专业人士在特定场合的言论，把“专家”抹黑成脱离群众甚至反智愚蠢的代表。这些人看似说“公道话”，实则搅浑舆论场，不惜撕裂社会来博取那么一点点流量。这几年，中国电影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绝不能让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样的走心佳作沦为流量博弈的筹码。

于永杰 来源：北京青年报



对很多家庭来说，一边要照顾老人，一边要照料孩子。千方百计解决他们“养老愁、托育难”等问题，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“共享儿女”探路，各方何以铺路

据媒体报道，近日，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推出的“共享儿女”居家养老服务引发舆论关注。老人月付199元起，就能请人上门保洁、陪诊、助浴，街道主导、专业机构运营，被称为“国内首个街道背书的共享儿女项目”。

“共享儿女”并非新生事物。早在十多年前，浙江宁波白云街道就有青年志愿者与辖区老人结对照料。社交平台上，个人接单的也不少，年轻人提供探望、陪诊、代购等服务，每小时价格在30到100元不等。

长沙此次被看见、被关注，不只因为形式上的创新，还有街道第一次站到前排。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，60岁以上人口超过3亿，失能老人约3500万，九成以上老人居家养老。同时，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，全国家庭户平均每个家庭户2.52人。安徽芜湖湾沚先后组建了“共享儿女”“共享女儿”志愿队；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淄博、甘肃定西等地近年还出现了“社区儿女”服务站。随着城镇化水平和人口流动速度提高，很多家庭子女并不在老人身边生活。机构养老覆盖有限、子女照料独木难支。

正因此，当下各种养老形式的探索，无论是社区嵌入、互助养老，还是时间银行，都值得鼓励。不同路径是否能真正跑通，必须在实践中得到答案。政府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用真金白银去尝试，具有积极意义。对于“共享儿女”服务来说，需求是真的，老人们的吃饭、保洁、陪诊，甚至“有人说说话”的精神慰藉都是刚需；价格也经过测算，政府补一点、个人出一点、企业让一点，夹在兜底与市场之间的普通家庭才能有支付能力；对于一直是瓶颈的信任问题，正是有了街道的背书，老人们才能放心让提供服务的年轻人进门。

当然，隐忧不可不察。试点经费终有退场之日，老人的消费习惯是否就此养成，人才困局如何破解，情感边界、安全与权责风险如何厘定，都需要提前作答。但不管如何，关键在于探索。与“共享儿女”类似的陪诊服务，就是从市场中探索出来的：之前，陪诊服务游走于灰色地带，连职业身份都没有，如今经营范围含陪诊的企业超过两千家，2025年服务超过740万人次。政策随即跟上，今年11月1日起，陪诊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。

近日，一段发改委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传播量颇高。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对很多家庭来说，一边要照顾老人，一边要照料孩子，压力实实在在。千方百计解决他们“养老愁、托育难”等急难愁盼问题，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。正因如此，“共享儿女”这样的探索，值得多一分耐心，多一分勇气。

来源：光明网